

人生边上

写给土地的诗

□李兴德

其实，对于土地，我是陌生的。在那个城市与农村有着清晰界限的年代，我“有幸”出生在一个城市家庭，父亲是当时一个电影厂的正式工。当同学放学后依然需要跟随家长去地里劳作时，我的童年是搬一条小板凳坐在屋外院子里唱歌。也许是因为远离土地，所以我的作业本和衣服总比同学看上去整洁得多。

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对土地产生特殊情感是在毕业分配到一个叫马鹿沟的地方去教书。学校四周除了靠北一面有一家住户，其余三面都是庄稼地。玉米地里，红豆藤缠着玉米秆向着阳光生长，玉米秆上冒出了“胡须”，地上间或有几个大大的南瓜匍匐着生长。还有土豆，像躲着我似的，偷偷在地下长大——当我看着附近村民从泥土里挖出土豆时，顿时生出新奇之感。

土地馈赠给乡民太多的果实，也养育了一代代淳朴的乡民，这种淳朴让我快速融入他们。赶集的日子，总会有家长给我送来一些蔬菜，甚至偷偷放在我的宿舍外就离开了。有时候，学生也会从家里捎来一些核桃之类的坚果，让我的日子过得津津有味，甚至到了周末都想不起来要回城。

从家到马鹿沟有一段是柏油路，而另一段上坡路就变成了泥土和石子混合的小路，小路两旁当然是无边无际的庄稼地。那一年春天，我推着破旧的自行车从县城返回马鹿沟，突然被一幅唯美的画面感染了。看着山脊上犁铧翻过的土地，就像一页页打开的书卷，每一页都是写给春天的文字——那是在城市里从来没有见过的大自然的课本。

天很蓝，风很轻，土地在阳光下泛着金属的光泽，大地在沉睡了整个冬天之后已经苏醒。“老牛拖着长长的犁铧，在春耕娘身后翻动土地，那强劲的步伐是农人翩跹的舞姿……”这是我写给土地的第一首情诗。

那一年冬天，雪似乎比以往都大一些，看着学生的脚印从四面八方渐渐向学校汇聚，我突然在想：每一个学生都像生长在土地上的庄稼，那些深深浅浅的脚印是他们向上拔节的印记。雪覆盖了大地，大地却依然回馈了一个个坚实的足音。

后来，终究是要回城里。城里有我的母亲，城里的坟地也埋着我的父亲。那时候的县城其实不大，一条老街贯穿城的东面。城外的小河边便是大片的庄稼地，地里依旧有玉米、有土豆、有青菜，黄昏的小路上依旧会留下我无数的背影。

而我，似乎更迷恋山林。城背后的文屏山并不遥远，某一个周末或者某一个闲暇的午后，我便带着本小说或诗集，在软绵绵的松针上休息，躺累了就坐一会儿，坐累了又躺一会儿，直到太阳下山、鸟儿叽叽喳喳开始归林。

山，是被托起的大地；书，则托起了我人生的另一个高度。

后来，我调入一座更大的城市工作。在这座刚兴起商品房的城市，我成为第一批“房奴”。我的房在城市边缘，可以看到周边一片片庄稼地里渐渐“长”出了楼房，坑坑洼洼的泥巴路也渐渐变成水泥路和柏油路。当我的四周被钢筋水泥的“森林”包围，我又写下一首送给土地的诗：“在城市的土地上，我长不成一株庄稼，也站不成一盏路灯。”

城市在无限地膨胀，有时想弄一点泥土来养花，似乎也要开车到很远的郊外。但人们的生活也在不停地改善着，城市里渐渐多了一些或大或小的公园。晚饭后的公园里，人们或锻炼或漫步，享受着城市的欢愉；而面对人工圈出来的湖水、干净整洁的彩色小道，我却依然固执地怀念着郊外的泥土气息。

那一个冬日的午后，或许是一时兴起，我沿着一条小路向城乡接合部的一片庄稼地骑行。庄稼地里收割后剩下的玉米秸，旁边的土地里依然生长着白菜、蒜苗。远处有一对老人，男的在担水，女的在浇菜。那一刻，亲切的感觉再一次袭来。

城市依然是城市，而土地在大片大片的楼房后面，依然如故地喂养着这座城市。（作者单位系云南省昭通市实验小学）



书院松涛

明·陈经

昔人曾筑读书台，台畔苍松次第栽。芸阁密围青玉幌，牙签深护翠云隈。长风夜撼千虬动，巨浪时喷万壑来。雨露尚须滋养力，庙堂今重栋梁材。

古今一脉振松声

1902年，松林书院迎来重要转折点。这座饱经沧桑的书院改制为青州府官立中学堂，成为山东省第一所国办中学。从那一刻起，这片古老的土地开始与现代教育接轨，那份对学问的敬畏、对品格的追求延续至今。站在书院门槛，一边是千年书院的深深庭院，一边是现代教育的广阔天地，这种时空的交汇恰似中华教育文明的一次重要演变。

门楣上“勤朴公勇”的金字匾额是教育家蔡元培先生1932年亲笔所题，这四个字与何思源先生题写的“敬业乐群”一脉相承。“勤朴”二字源自书院传统，强调治学做人的根本，“公勇”二字则呼应时代呼声，彰显家国担当精神，“敬业乐群”更是将个人修养与社会责任完美结合。这些训诫至今仍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早晨，被学校学子大声诵读，成为他们立身处世的准则。

最让人心潮澎湃的是这片土地在近代中国风云变幻中展现的另一面——它不仅是治学的圣地，而且成了革命的摇篮。这种从文化传承到革命实践的转变，恰恰印证了书院“知行合一”理念的深刻内涵。

在王曾曾经读书的松林下，仿佛能触摸到1922年那个秋天的历史温度。那年10月，山东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王翔千以国文教员的身份来到这里，他的课堂成为学生思想启蒙之地；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

一王尽美也多次来到书院，他风尘仆仆的身影、激情澎湃的演讲都在此留下了深深印记。在王尽美的指导下，昌潍大地最早的党团组织于此诞生，青州最早的一批党团员也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据不完全统计，这里走出了包括雨花台烈士李耘生、赵文秀在内的30多名革命烈士，他们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知行合一”。李耘生曾任中共南京特委书记，赵文秀曾任共青团南京地委委员，他们在革命中英勇牺牲，用鲜血浇灌了理想的种子。金明、刘子久、刘顺元等革命干部，以及胡可、崔巍等文艺大家，也在不同领域延续着这片土地的精神血脉。

1934年5月30日，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来到这里，为师生开展了一场震撼人心的抗日演讲。站在书院古老的庭院中，冯玉祥慷慨陈词、痛斥时弊，表达矢志不渝的抗日决心，还留下了“还我河山”4个遒劲的大字。受到冯玉祥的激励，一大批学子后来都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用青春和热血践行着“公勇担当”的校训精神。

新松挺秀沐朝阳

如今的青州一中校园，古老的书院与现代化教学楼相映成趣，这种古今交融的景象正是教育传承与创新的生动写照。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在千年古柏的树梢，校园内便会传来学子的琅琅书声；傍晚，当夕阳余晖为书院建筑披上金色的外衣，教学楼内依然灯火通明。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对话、过去与未来的交融，共同构成了学校独特的校园风景。

在学校校史馆里，1989届毕业生杨云春博士的故事令人动容。他在惯性导航系统、无人机系统等高科技领域取得突出成绩，功名成就始终没有忘记养育自己的这片土地。2019年，杨云春慷慨捐资1000万元设立“杨云春博士教育基金”奖励卓越师生，并捐建高端化学实验

松涛旧地弦歌新声

□王岩

钩沉

青州一中·松林书院

松林书院，山东省青州第一中学的发祥地，书院遗址现在仍静立于美丽的校园中。踏入书院，时光仿佛在此停滞——这里古树参天、松涛阵阵，“书院松涛”自古便是青州府八景之一。秋风拂过，松声如诉，仿佛在吟诵一部活着的教育史诗。这片土地不仅承载着历史的厚重，而且延续着文明的薪火，让每个到访者都能感受那份传承千年的精神力量。

长风夜撼千虬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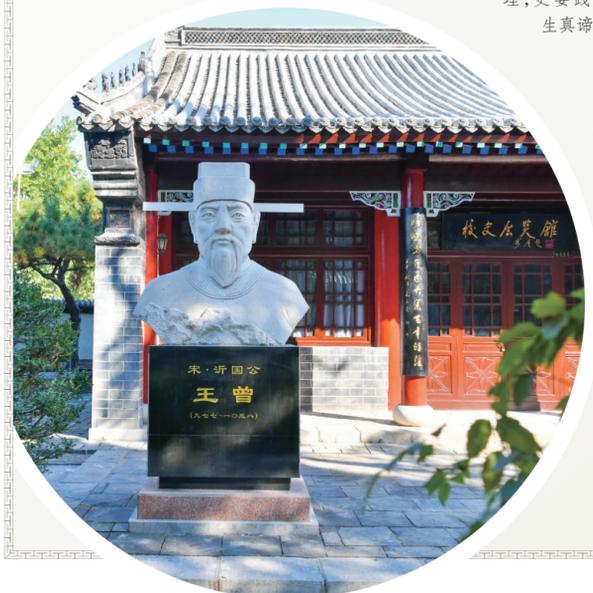
18棵参天的古树是书院最好的见证者，它们枝干遒劲、枝叶繁茂，每一道树纹都镌刻着岁月的沧桑。书院学子官至户部、礼部、兵部三部尚书的明代诗人陈经曾以诗句描摹这动人景致：“长风夜撼千虬动，巨浪时喷万壑来。”不仅描绘了松涛的壮阔，而且暗喻书院精神如松涛般激荡人心、绵延不绝。

中院讲堂前的青砖台榭被无数求索的脚步磨得温润如玉。站在这方天地之间，耳边仿佛回荡着历代硕师名儒的授课声：明代山东督学邹善在此传播阳明心学，将书院更名为“凝道书院”，旨在凝聚圣贤之道，传承心学精髓；清代诗人赵执信在此吟诵充满家国情怀的诗句，那些饱含深情的诗篇至今仍写在书院梁柱间萦绕……这些师者共同守护着“敬道崇德、知行合一”的书院精神，培养出陈经、徐士林、李文藻等一批栋梁之材。陈经官至三部尚书，徐士林被乾隆誉为“一代完人、千秋典范”，李文藻则在目录学、金石学、方志学等多个领域卓有建树。

在后讲堂西山墙外的“王沂公读书台”前驻足，青石栏杆上的岁月痕迹清晰可辨。这方石台虽然不大，却承载了太多关于勤学和理想的记忆。王沂公名王曾，史料记载他少年时“资质醇厚，眉

目如画”。这个后来连中三元、官至宰相的青州子弟，以厚德仁严、廉洁为民的品格为后世学子树立起精神标杆。他在朝为官时被欧阳修誉为“最为贤相”；被贬地方后为三郡建学，被石介评价“人不可及”。乾隆年间，青州知府裴宗锡教育生徒“必先德行，而后文艺”，他曾这样说：“王沂公乡贡、礼部、廷对皆第一，亦不足传；其‘志不在温饱处’可法也。”

这一刻我忽然明白：书院的价值不仅在于培养栋梁之材，而且在于守护超越时代的教育理想——既要追求学问精深，更要追求人格完善；既要明晓世间道理，更要践行人生真谛。



二十四节气中，最富有生机的一个就应该是惊蛰了。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说：“二月节，万物出乎震，震为雷，故曰惊蛰。是蛰虫惊而出走矣。”请想象一下：春雷乍响，蛰伏的虫豸俱被惊动。沉睡的生命被唤醒，生命力由大地深处向上奔涌，所有的一切都呈现出蓬勃的律动。这勃勃生机一扫冬日残存的枯寂，为人间铺开一幅鲜活的春日画卷。这个时节，桃始华，仓庚鸣，鹰化为鸠——自然以最精微的刻度校准着生命的节律。所以，惊蛰是天地间一次无声而浩荡的契约重启。大概也因为此，惊蛰在古时叫“启蛰”，取“开启蛰伏”之意，直到后来为避汉景帝刘启名讳而更名为“惊蛰”。

我们农耕时代的祖先既勤劳又智慧，每一个节气都与农事紧密相连，每一个习俗都充满生活的烟火气，充满对未来的美好寄望。惊蛰亦然。

负暄琐话

惊蛰的香气

□王霞

记得年幼的北方生活，惊蛰的日子是香气四溢的。

先是母亲拿出早就备好的艾叶，这艾叶还是去年夏天晒干的。再配上前些日子雪化后折来的柏树枝——母亲舍不得伤害树，专挑干枯的，但两三枝里总还有一支透着老绿。她将艾叶与柏枝捆扎成束，待点燃后冒出青烟，便开始在每间房屋的屋角、门口、窗前缓缓游走。微苦而清冽的香气氤氲着驱邪纳吉的古老祝愿，在关闭的房间里弥漫开来。母亲说：“惊蛰已到，躲进墙缝里的虫蚁该醒了，用烟气熏一熏，它们便乖乖逃出去了。”

北方天寒地冻，过冬时房屋密闭，积攒了整冬的浊气烟尘，只有这一束

艾柏青烟才能将一冬沉滞悉数驱散。烟熏过后，母亲撕去窗户的封条，推开门窗，清冽的风穿堂而过，卷去烟尘，独留淡香，仿佛把整个初春的澄澈都凝在了空气里。

我其实有些害怕，害怕那些睡醒的虫儿有偷偷留下的，或者会去而复返，在夜间偷袭我的床铺。母亲便把艾绒、丁香、花椒细细碾碎，装进碎花布缝成的香囊，放在我的枕旁，那淡淡药香中带着微辛的暖意让我夜夜安眠。

惊蛰的香是带着响动的。除了那些被雷声惊醒的虫豸窸窣爬行、振翅的声响，那些屋檐冰凌坠地的脆声，更响的是母亲炒锅里的“噼啪”声。母亲早起就用盐水泡了的黄豆，此刻正在

铁锅里翻腾跳跃，豆皮炸裂如春雷初绽。一股焦香缓缓弥漫，让站在锅边的我垂涎不已。母亲铲出第一勺脆嫩的豆子递给我：“先尝尝，剩下的留着晚上一起吃。”

我把一颗滚烫的豆子放进口中，酥脆裹着咸香在齿间迸裂，带着暖意直抵心尖。我吃得香，母亲却是怅然的。她说在她的山东老家，惊蛰这天不炒豆子，而是要在大院里支起大灶烙薄饼。据说，借着烙饼的烟火可以驱赶害虫，没有了害虫庄稼才能安稳生长，农人才能有哪个好年景。母亲还说，外祖家有个铁模，专门烧熟了给饼上印图案，可好看了。

那时我不懂母亲的乡愁，只叫结